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都外语论坛. 第1辑/刘利民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6

ISBN 7-80109-970-2

I. 首...

II. 刘...

III. 外语—研究—文集

IV. H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279 号

首都外语论坛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787×960 毫米 1/16

字 数:668 千字

印 张:36.125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0.00 元

目 录

一、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3)钱冠连	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
(18)刘利民	哲学视界中的语言问题
(26)周建设	先秦语用理论研究
(38)杨生平	索绪尔的语言学与德里达的哲学变革
(49)隋 然	哲学认识论与语言学认知理论问题
(60)夏年喜	从摹状词理论看语言哲学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67)刘利民	公孙龙三大“诡辩”命题的语言哲学思想
(76)梁雪梅	当代英美语言哲学中的指称问题探析

(83)解 荣 | 施莱尔马赫诠释学的几个重要概念

二、国外语言学研究

- (89)赵 桐、
傅 强 | 综述:近十年来国内关于索绪尔语言符号任意性之研究
- (105)孙红玖 | 从认知隐喻学之空间隐喻的视角分析英、汉语的时间表达
- (113)赵 华 | 语用—语言学范畴与言语行为主体间性问题
- (125)徐 浩 | 对语言接受系统的忽略
——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看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系统观
- (133)刘洪涛 | 论语义联想
- (139)杜桂枝 | 俄语口语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 (146)蔡 晖 | 转喻思维产生动因的多元思考
- (156)郑秋秀 | 俄汉“反复”辞格分类的比较
- (165)张如奎 | 俄语形容词特征意义现实化问题语义略析
- (171)周晋英 | 英语倒装句的人际功能描述
- (183)成亚君 | Love is a Fallacy 一文中修辞手段的应用
- (192)卢 鹿 | 对同义词“gain”和“obtain”使用的辨析
——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 (203)王 莹 | 加拿大法语词汇的特色
- (214)王维中 | “母亲”及其关联词群的语义分析

- (220) 韩丽娟、伏学燕 | 日语授受表达形式「～てやる」和「～てあげる」——各种语用条件分析

三、外语教学研究

- (231) 赵秦岭、杨光荣 | 大学英语教师对语言评价的认识与测试的反拨效应
- (240) 刘晓红 | 全国专业英语四级写作测试的有效性及其可靠性分析
- (248) 赵 岚 | 中英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英文写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 (257) 穆林华 | 英语写作教师反馈之量与质
- (264) 韩 梅、孙红玖、李 娜 | 基础英语写作教学改革
- (272) 符晓明 | 语言学习中的元认知活动
- (278) 钦 锋 | 从段落的线性特征与层状结构分析——谈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
- (286) 杜燕昭、王小萍 | 阅读讨论小组在中学英语教学中的可行性研究
- (298) 费云枫 | 关于英语阅读课程建设的思考
- (305) 李 娜 | 英语广告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 (315) 刘军利 | 中国大学生写作中所涉及的英语语序
- (322) 张 静、刘晓天 | 戏剧实践与语言能力培养

- | | |
|-----------|--|
| (326) 诸凌虹 | 外语课堂中的语法训练模式 |
| (333) 鲍晓莹 |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口语教学的几个问题 |
| (341) 卢峭梅 | 听力教学的两大因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 |
| (346) 张晓宁 | 听力教学中的真实语境和认知策略的培养 |
| (354) 张 丽 | 精读课教学中的显性与隐性词汇教学 |
| (360) 贾旻蒂 | 有的放矢,讲求方法,提高语法教学水平 |
| (366) 秦晓星 | 小学英语教育情况问卷调查及评估报告 |
| (373) 王 志 | 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任重道远 |
| (380) 李 岩 | 浅谈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德语泛读课上的一些尝试 |
| (384) 张建萍 | “是”的用法解析 |
| (392) 何 涛 | 现实模拟
——对一门德语课程的介绍与分析 |
| (399) 何宝娟 | 关于初级日语会话课的教学 |
| (406) 徐东辉 | 俄语专业基础阶段口语教学改革初探
——应重视对学生策略能力、语篇能力的培养 |
| (411) 杜小鹏 | ICT 对教育环境的深远影响 |
| (415) 李晓东 | 外语现代化教育技术研究思考 |

四、语言文化研究

- | | |
|----------|-------------------------------|
| (425)刘 珩 | 文本的虚构与经验性
——文学文本之于人类学民族志撰述 |
| (430)常福良 | 形象词的文化色彩 |
| (442)刘 华 | “隐语”与“语隐”——游戏与切口:Verlan |
| (447)杨秀杰 | 俄罗斯语言文化学“концепт”术语解析 |
| (455)宋 洁 | 跨文化交际中的时间概念 |

五、外国文学研究

- | | |
|----------|----------------------------|
| (461)郝 澎 | 看待英美诗歌经典的另一个视角 |
| (478)谈 薇 | 爱的真谛
——对《托尼奥·克鲁格》中爱情的解读 |
| (487)张 清 | 欧美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学术特征 |
| (494)杨 波 | 论南朝诗歌和“唯美主义” |
| (501)张成刚 | 《蝇王》中的宗教内涵 |
| (505)于明清 | “牧童和牧女”的三重奏
——“地狱天堂说” |
| (513)王 成 | 江戸川乱步与大众读者 |

六、翻译研究

- | | |
|-----------|--|
| (523) 蒋 童 | 类比联想与传统译论的思维方式 |
| (530) 孙 岳 | 《道德经》中的“自然”观念及英译 |
| (539) 朱瑞党 | 《呼啸山庄》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翻译及接受
——浅析文学翻译中接受者与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对翻译
文学作品的影响 |
| (548) 于江霞 | 从权力话语维度解读严复的译学思想 |
| (555) 朱映华 | 析翻译在不同语义层次上的对等 |



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西语哲在中国：一种可能的发展之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钱冠连

1. 什么是西方语言哲学

“西方语言哲学”指的是 20 世纪初期至 70 年代西方哲学中由语言性转向 (the linguistic turn) 带来的分析革命 (the analytic revolution) 及分析哲学的产物。因此,“西方语言哲学”带上了鲜明的(语言)分析传统。它的初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重铸哲学的千年老题”(“the recasting of age-old philosophical questions in linguistic terms”, Baghramian, 1999: xxx)。西语哲的手段是:在“哲学句法”(Russell 1972: 831)的层面上操作;西语哲的目的是:回答“哲学的千年老题”(指 Being“存在”、the world“世界”)。

2. 西语哲在西方:过去与当前

在国外,紧跟着哲学的语言性转向与分析革命之后,便有了跟踪式的研究。对西语哲的研究,总体说来是充分的、有成效的、持续不断的。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共识性评价:认为 Frege(1952)指称与涵义理论解决了全等问题与空名问题,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创始理论之一;认为 Tarski(1944)和 Carnap(1950)等的形式语义理论是当代语义学的基础(这种意义理论总是要求对一个陈述进行非真即假的判断,称为西哲中的二值原则);认为 Austin(1962)的言语行为理论与 Wittgenstein(1999b, 1964)的语言使用论和 Grice(1989)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及会话含意理论促成了语用学的形成与发展(好些以言行事是无法断其真假,尤其是,话语的意义已无法从字面上判断真或假,其真正意义隐藏在说话人意图之中,从此,寻求意义的努力便冲破了二值原则);另外,对已经成为历史的这一段潮流的深入研究,还导致了西方当代语言习得、语言产出和语言理解、语言解释甚至翻译理论的重大发展。

研究西语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公认是 Dummett(1993)。“他当初几乎

是单枪匹马地从分析哲学传统奠定之初就开始追踪分析哲学的目的。近年来,他又盯住分析哲学起源的历史问题,发起了对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追源索头的广泛探讨。”(Baghramian,1999:309)

在评价与介绍分析哲学方面,Martinich 所著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4th ed. 2001), Martinich 和 Sosa(2001) 所著 *A Companion to Analytic Philosophy*; Bob Hale and Crispin Wright 所著 *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1997), Maria Baghramian (1999) 所著 *Moder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还有 Ayer (1982) 所著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ris(1994) 的 *Basic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ycan(1999) 的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等等的著述,对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哲学做了出色的梳理与评价。尤其要指出的是 Maria Baghramian 的那一本的特色:书之首页的现代语言哲学的大事年表,将当时产生某一位哲学家(及其作品)的科学、艺术与文化事件和历史与政治事件作为背景都交待了出来,对今人理解当初为什么会出现这位哲学家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在这些研究之中,也不乏对经典著述的修改、发展和补充,如 Davidson(20 世纪末)、Burge(20 世纪 80 年代)等的著述。Vendler(20 世纪 70 年代)是关注语言哲学与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并充分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手段来讨论语言哲学问题的重要哲学家。他认为对语言进行经验性研究来发现语言规则是语言学家的工作,而哲学家的一部分工作是根据语言规则来发现某些分析的或必然之真(理)的。因此语言学对哲学是有帮助的。

当前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哲学很难说有“热点”那样的“点”),除了上述,还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的新情况:

第一,继续热衷对那段已成为历史的分析潮流进行回顾、廓清与反思,以便更好地吸取养份。除了上述“Dummett 近些年又盯住分析哲学起源的历史问题,发起了对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追源索头的广泛探讨”之外,又出现了引起西方哲学家关注的最新成果。如 Scott Soames 于 2003 年出版了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而且在 2005 年又出了再版,可见对他的成果反应是热烈的。他与别人的梳理不同的特点是,将那段语言性转向以后的分析潮流分为了两个时期,一个叫做“分析哲学的黎明期”(The Dawn of Analysis),另一个叫做“意义研究时期”(The Age of Meaning),一眼望去就知道他对分析哲学意蕴的有特色的理解。他把 Moor 对道德论、认识论与哲学分析,把 Russell 对逻辑与语言的分析,把 Wittgenstein 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情感主义(emotivism)与道德论,把早期的 Quine 对后逻辑实证主义的视角(The Post-Positivist Perspective)的研究,统统归入“分析哲学的黎明期”,而把意义研究看成是分析哲学的标志性内容,甚至可以认为,是分析哲学本身,于是他将这一段时期定名为“意义研究时期”。这一段时

期,由如下这些研究课题形成:后期 Wittgenstein 的《哲学研究》;日常语言(哲)学派(别)的经典项目——真(并非一定是“真理”,大多数是真假之“真”——笔者注)、善、心智与分析;更多的日常语言学派的经典课题——对彻底的怀疑主义(radical skepticism)的反应;Paul Grice 与日常语言学派的终结;Quine 的哲学自然主义;Davidson 论真与意义;最后是 Kripke 论意义与必然(Soames 2005)。这样的两段区分,值得深究的东西有两点,一,把此前普遍认为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之作——Frege 的 *On Sense and Reference*——“忽略”了。第二,他对分析哲学的黎明期的理据,以及把意义作为分析哲学的“标志性建筑”(同时让其他课题不上标志榜)的理据,也是值得一究的。

第二,西方哲学界出了一件大事:由西方 12 位当今世界一流甚至是顶尖哲学家,从 2002 年 3 月至当年 9 月 3 日,投票选出了近 50 年内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得票最多的一组,共 12 本^[1]。颇具启发意义的是,这 12 个人与其作品中,被认为是分析哲学家及其语言哲学作品占了一多半(至少是 8 位,注意带*者)。他们是(按得票顺序):

1. *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哲学研究》,1953)
2. * Quine. V., *Word and Object*(《语词和对象》,1960)
3. * Strawson, P.,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1959)(中译本,江怡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 Rawls, J.,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1971)
5. * Goodman, N., *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事实、虚构和预测》,1954)
6. * Kripke, S., *Naming and Necessity* (《命名和必然性》,1972).
7. Anscombe, M., *Intention* (《意向》,1957)
8. *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如何以言行事》,1962)
9. Kuhn, T.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
10. * Dummett, M. *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1991).
11. * Putnam, H., *The Many Faces of Realism*, (《实在论的多副面孔》,1987)
12.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 (英译书名如此), (《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1966)

上述名单中,分析哲学家至少占了8位。我们想一想这样的事实:语言性转向是发生在20世纪的初期至20世纪的70年代,按说,作为潮流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近30年,可是最近的投票选择显示,最近50年内最重要的12位哲学家家里竟有一多半(8位)是分析哲学家,可见他们在当代哲学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其影响也是巨大的。

第三,普遍认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显然不再是以细致地分析语言为手段(在哲学句法层面上反复展开)了。为了检验这个论断是否真如所是,本文作者做了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三期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哲学研究国际杂志》)^[2], 2004/4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四篇:《历史的不确定性:德里达政治学的康德背景》,《阿奎纳斯与现代因果论》,《对存在(是 Being)的追问:福柯的海德格尔转向》,《道德责任感与操作问题(the problem of manipulation)再思考》。其他栏目内没有涉及到语言哲学。2005/1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五篇:《汤普森·克拉克与其他心智问题(the problem of other minds)》,《当良心召唤时,此在(Dasein)还会回应吗?——海德格尔式的真实性与道德生活的可能性》,《在意义的确定论与意义的柏拉图主义的中间》(唯一的一篇讨论词语意义的论文!——笔者注),《普罗蒂拉斯论同一性的存在论(ontology)》,《理性空间的自然主义化》。其他栏目内有一篇稍稍涉及到词语的分析,那便是:《真之全等概念的真实节制(the true modesty):回应 Pascal Engel 的一条注释》。2005/2 这一期上的论文共四篇:《再论胡塞尔—海德格尔关系》,《威廉·詹姆斯论情感与意图》,《“分析的”阅读,“大陆的”文本:德里达的“论宽仁”的个案》,《哈贝马斯与有效性主张(validity claims)》。其他栏目内,稍稍涉及到语言分析的有:一、“批评栏目:什么使我们探求事物的实质?对 David Charles 的批评回答,《亚里斯多德论意义与实质》”,二、“书评栏目:达米特的《真值与过去》”。

这里的随机调查只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印证:语言分析的哲学的大潮是过去了,但仍有星星点点的遗迹。也可以说,西方哲学在经历了语言性转向之后,又转回了原处。

指出这一点,没有什么遗憾可言,因为主流手段的改变,丝毫没有抹去当初分析语言的哲人探索时的智慧。“又转回了原处”只是意味着不再以语言的分析为主,并不意味着当初的语言性转向只是白白地跑了一圈。解释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第二点“50年内最重要的12位哲学家家里竟有一多半(8位)是分析哲学家”这一事实与第三点“语言分析的哲学的大潮是过去了,但仍有星星点点的遗迹”这一结论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既然有这么多的分析哲学家被当代的顶尖哲学家念念不忘地肯定,但语言分析手段在当代的哲学中怎么只会有星星点点的遗迹呢?其实一点也不矛盾。第二点肯定的是分析哲学家的智慧,而不是肯定他们最终地解决了或者最终地回答了多少哲学难题。也许这就是哲学

与一般经验学科本质区别之一：哲学中要“计算”的只是智慧，而不是彻底回答与解决了多少难题。这一点认识也许是最应该为愿意钻研哲学的外语学者所记取的。这一认识与本文的主题——探索出西语哲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有效的出路——关系极大。

针对这一认识与我们的需要而言，当代语言学对语言哲学如此丰富的成果和营养的利用和借鉴还需要加强。而有意识地将“考察和利用语言哲学的营养和智慧”作为一个专门课题来研究，目前就是在西方也还少见。另一方面，语言哲学借鉴语言学的情况更少，多数语言哲学家并不认为语言学会对哲学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评价一些经典语言哲学著述。

3. 西语哲在中国：不远的过去与当前

在国内，对西语哲的研究比西方的相应工作大约推迟了二十年光景。最开始介绍与评述西语哲的一批学者及其作品，是涂纪亮著《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1987）、编著《语言哲学名著选辑》（1988）、《英美语言哲学概论》（1996）、《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1996）；徐友渔著《哥白尼式的革命》（1994）、徐友渔等的评价性编著《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1996）；牟博、杨音莱、韩林合等人翻译的《语言哲学》初版（1998）；杜任之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江怡主编《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1998、2004）、江怡著《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1996），王路著《走进分析哲学》（1999），这些著作对在中国传播与普及西方语言哲学起了很大作用。

《读书》杂志多年来也发表过一些学者对西语哲的介绍与评论。徐友渔等人（1996：286）在介绍西方语言哲学与欧陆哲学时，也强调了“人、语言和存在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这一思想。无通（1993：115）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而且是存在的根本。他说，这也许就是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人文哲学共同掀起的“语言性转向”带给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

牟博近年来旅居美国所做的工作值得注意，如他编著的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hinese Philosophy*，对中西语言哲学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年出版的陈嘉映的《语言哲学》（2003），除了介绍西方语言哲学的种种论题外，不乏作者自己的多有新见的思想与论证。

江怡在从事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内哲学界已经成为重要的学科带头人之一，并在国际哲学界崭露头角。他在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当代英美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重要的哲学观点。关于维特根斯坦，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应当把他的思想看作是连接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桥梁。”他提出了“把维特根斯坦思想理解为一种后哲学文化的重要观点”（见《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这些在国内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

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代表性观点,由此也奠定了他在国内哲学界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分析哲学方面发表了大量论文,并以分析哲学为主线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课题《当代英美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研究》和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学术版)中的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2005)。江怡在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如下:1. 语言哲学研究应当是一种问题研究,它关注的不是某个哲学家的思想,而是不同的哲学家对某个或某些问题的观点;2. 语言哲学研究应当以意义研究为中心;3. 语言哲学研究应当被看作是传统形而上学研究在现代的继续,因为语言哲学最终关注的仍然是形而上学问题;4. 语言哲学是与其他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密切相关的,特别是心灵哲学和逻辑哲学应当是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相关学科;5. 语言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可以与其他哲学思潮和理论相结合。

我国在分析哲学领域内卓有成就的另一位中青年哲学家是张志林(1995, 2002, 1991, 1998, 2005)。他的工作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对分析哲学作总体反思,并力图改进其研究方法;其二是用分析哲学提供的方法研究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拓展到技术哲学)领域里的基本问题。他以问题为取向,试图有所创见。他以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方法与本文的立论不谋而合。他在(一)分析哲学的反思与改进(参见他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析哲学运动及其遗产”), (二)意义、指称、真理, (三)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 (四)科学解释与技术解释, (五)维特根斯坦哲学这几个方面,做了引人瞩目的工作。

能读西方语言哲学文献的一些学者,大都在大学的哲学系或中央及各个省市的社科院下属的哲学研究所工作,他们做出了许多引进、介绍以及研究的工作,本文不及在此一一涉及。

总体上来说,中国哲学界有关西方语言哲学的工作,译著和评介比较多,批评和创造虽然有,但比较少。这种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论及“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两种方式”时再次涉及到。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

对语言哲学和当代语言学之间的对话和互惠研究就更少。这方面,钱冠连与刘宓庆的工作或可提及。他们两人几乎同时把西语哲营养自觉地运用在自己的研究之中。刘宓庆在2001年首度出版的《翻译与语言哲学》一书中,将他的翻译理论一分为三:一是研究方法论,二是哲学视角,三是价值观论。从他的“翻译理论的哲学视角”中,可以看出他充分地引用了西语哲中的意义观来构建自己的翻译学意义理论的架构,有了自己的创见。

钱冠连从1999年至今,发表了10篇西方哲学方面的系列论文,除了介绍之外,还有意识地专注了两个方:一是西语哲给语言学带来了什么营养与智慧,二是利用西语哲的理论,发展出有自己见地的横跨语言、社会与人文社科的某些问题,如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历史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解释关系,见诸《论工具性语言的扩展式——西方语言哲学研究之八》,2003)、语言哲学修辞论

(见诸《语言哲学修辞论:一个猜想——西方语言哲学系列研究之十》,2003)、语言哲学翻译论(见诸《语言哲学翻译论——兼论工具性语言扩展式》,2003)等等。除了系列论文(1999—2005)之外,他的新专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人类基本行为的哲学与语用学研究》(2005)是对 Heidegger 的“语言是存在之居所”的研究与推进,提出了“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不仅仅是存在)。人的出场比物的出场更有意义”。该书实现了当年出版且当年再版,似乎说明读者对他这些观点与材料感到了某种兴趣。钱冠连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意专注,如果算是一研究动向,这种动向恐怕是有某种意义的,虽然现在概括这种动向的意义为时尚早。另外,语言学界(外语界)现在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语言哲学的营养。隋然(2002,2003,2005,2004,2006)和李洪儒(2001,2003)对分析哲学的探讨中,某些评价也多有思想与创见。耿菲菲、关德妮、彭炫和温科学(2004)对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和语言哲学对西方修辞学(如温科学所做的工作)的影响等问题做了不错的甚至是中肯的分析。

4. 西语哲在中国:寻找一种可能有效的发展之路

总体说来,虽然西方语言哲学和语言分析原本有一层天然密切的关系,但它与语言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互惠往来与对话还是不多,也不见太深刻。从西语哲中有意识地吸收营养,以创造出结合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的理论形态与新的研究风格,确实是一件立即要做的事了。特别是在当今某些语言学分支(如语用学)的研究陷入困境,无重大理论突破之际,挖掘西方语言哲学的营养与智慧,必将拓宽语言学研究视野,给语言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使语言研究不断深入,给语言学的研究发展带来新的转机。这里尤其要吸取吕叔湘(1986)批评过的一个非常不体面的现象:“过去中国没有系统的语法论著,也就没有系统的语法理论,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跟着转”,一跟三四十年,别人变我们变,别人不变我们不变,就像我们自己的脑袋是“白茫茫一片”,在外国理论面前,完全得了“跟着转,不自立”的失语症。每一个学科都这样覆辙重蹈,岂不是一个永恒的悲剧?当下,西方语言哲学开始在外语界引起注意并普及,从一开始就以历史教训为警,从一开始就尝试一条新的路子,一反“跟着转,不自立”之道,采取“虚心学,且自立”这样边引进边创造的路子: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这就是本文的立意。

这个立意,多多少少有助于提高中国 10 万之众的大学外语教师与更多语言专业硕士生与博士生的研究水平与教学水平,使他们的研究与教学具有哲学的、长远的眼光与智慧。窃以为,这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与外语教学上,既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也不乏实践意义。

在提出符合上述“开始时读他的书,落脚时做我自己的事”的路子之前,必

须思考并回答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西语哲,曾对那个时代的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与语言研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那么,时至今日,西语哲中所研究过的问题与研究方法和理念,是否可能对现代的语言研究以及一切与其相关的领域发生新的影响?如果可能,将有什么样的影响与推动?中国语言学家、外语教师及语言专业学生可能从中吸收什么样的新的智慧与营养,以便从更为基本的层次上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

第二,从西语哲的老问题中捋出的新方向、新问题,会不会形成一种既包含最初西语哲的分析传统中的智慧,又对现代语言研究(不固定在某一个语言学的领域内)形成新的贡献这样一种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

深入地思考并试图回答好上述两个问题,我们的思路就变得清晰起来。

这个路子的大致设想是,充分挖掘与利用西方语言哲学资源中的营养与智慧,从它的老题目中发掘出新方向,不必回到堆积如山的哲学老题中去纠缠,而去关注如何将语言问题和现实的外部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起来。这样的研究如果做得好,坚持得久,可能形成一个独特的新的研究风格与潮流——或可叫做“后一分析的语言哲学”,简称“后语言哲学”。

简要地说,“后一分析的语言哲学”的三个方面涵义是:(1)我们继承与发掘分析哲学中的营养与智慧;(2)我们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虽然不时提起西哲的千年老题(存在,世界),但不将它的老问题翻出来再炒作一遍,也不是老问题、老的理论帽子上加上新的汉语语料这个模式,而是节外生新枝;(3)我们的新枝(新的理论发现)落实在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所有领域内。因此,它不是西方哲学的分支,也不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分支,而是从西语哲种种“问题”(如“全等陈述”(identity statements)、“空名”(empty names)、“说谎者悖论”(the liar paradox)等等)中引出来的一切与现代语言研究相关的跨学科的新的理论发现。简言之,它不是一门新学科(因而也就没有一个学科的理论框架),而是以“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的新理论发现。

西方哲学中也有与我们这里概括出来的“后一分析语言哲学”(英文试用 post-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相似的说法。但是,它的涵义是特指 Putnam, Dummett, Kripke 这些人发展、修改与补充了西方上一代人如 Frege, Moore, Russell 的观点,但仍然遵守了语言分析的路数。显然这样的涵义与我们在中国文化、哲学与汉语的语境中酝酿起来的包含上述三个方面涵义的“后语言哲学”不是一回事。

本研究的定位基本如上述:不专注于现代语言学的某一个学科(因为西语哲初衷就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学问题),而是与 Being(存在)、the world(世界)相关的跨语言学科的多个领域。

这样研究的总体框架,基本上可用“节外生新枝”一言以蔽之。对它的解释

是,以西语哲原理论为营养与引发剂,解决与外部(物理)世界、人的行为、社会交际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种种语言问题。这样的新枝,不是执意地创立新的语言学科门类,因此不可能给出像一个学科那样的理论框架,而是发现各种新的交叉性理论,最终的理论创造成果以一个一个个的“问题”(某一理论)为中心,比如以下问题:西语哲为何可以是现代语言研究的营养钵,工具性语言系统,感觉经验的不可说,中国古代哲学有无纯语言理性思维,程式性言语事件的哲学探究,语言使用中的递归现象的哲学研究,语言哲学产生新的修辞观问题,等等。我们预期,这样的交叉性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无穷尽的系统。正因为这样,这个课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章节之分,只有“问题”之分,形成系列论文。这正如当初的分析哲学也没有独特的主题与理论框架,只有一个一个问题(围绕西哲的千年老题)研究一样。

“节外生新枝”的模式的具体展示是:出发点→落脚点→新的理论问题(不是原来的老问题加上汉语语料,甚至也不是给老问题找出了新的出路)。仅举两例。

第一例:当年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塔尔斯基在给出真(理)之形式定义(a formal definition of truth)时,为了避免语义悖论(如“撒谎者”悖论),提出了区分工具性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对策(Tarski, A., 1944)。现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出一个新的方向:论证出一个宏观的工具性语言系统,深刻地阐明社会的发展、人的言语行为与人与人之间的解释关系。

第二例:当年西语哲中曾有过著名的“呈现方式”(Frege, 1952)、“摹状语”(Russell, 1956)和“使一物出场”(Heidegger, 1982a, 1982b)等等的研究。当今,中国的修辞学界正在试图从老的修辞思路中“突围”^[3],这一情况启发我们生出一个全新的方向是:修辞可以看成是一种哲学活动——凡是语言使用过程中,涉及呈现方式、描述属性与使一物出场时,必涉及修辞活动。这个猜想的启示是:第一,凡有认知活动并且要说话的时候,都有修辞活动;第二,人类最普遍的生存方式(使用语言)——形而下,居然和形而上的思考(哲学活动)掺和在一起;第三,人的行为、语言行为与修辞,是掺和在一起的。我们生活在修辞活动之中。

为了说清这个节外生新枝的思路,很有必要联系中国哲学家提出问题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惊世骇俗的命题,给你一个全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比如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名家这样一些先贤提出的某些命题,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得其一解,甚至百思不得其解。另一种提出命题的方式,比如中国现代或当代哲人提出问题的方式是“跟随着原来文本发挥出创造性来”。下面的这段叙述可以做这种方式的代表。叶秀山指出:“我们一般做哲学的,尤其是做哲学史研究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读书,弄懂文本的意思,那么‘代’它说的‘话’,就可能既是文本要说还没有说的话,也是你自己的话。作为